

金

壺

七

墨

金堂遜墨卷三月錄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奇女子

武殿元

某孝廉

奇孝

伯兄殉難

溫明府

又

李杰

借閣

適園

談夢

視鬼

候仙

鴈足

杭州初陷

淮警

吳觀察

大營兵潰

馬總鎮

張提軍

下明府

金壺遜墨卷三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奇女子

軍興以來。豪傑之士。摩厲戎馬間。建功立名。人才輩出。而世間奇女子。不願以閨幃終老。若予所聞杜氏女者。乃亦以勇略著於時。杜名憲。河南人。父爲名諸生。藏書數千卷。幼從少林學拳法。技擊絕精。及生女。愛若掌珠。盡以藏書及拳擊進退諸法授之。女亦聰穎。自輯古今兵事爲一編。藏之枕中。父病戒之曰。吾晚得汝。不及

爲汝訂姻事。汝母年老須自具特識。參夫可否。百年事  
重。勿似人間小兒女羞澀不言也。遂率母自外家見兩  
生。周一鄭才品相類。皆內親也。密商於女。女歎曰。文  
武兼備。世罕其人矣。鄭當以文學進。而無大成就。周福  
較厚。特武功耳。母曰。河決年荒。盜賊四起。武亦良善。遂  
字於周。旣嫁。伉儷甚篤。踰年而粵賊北犯。開封以大隊  
攻城。而游騎四出。擄掠開歸間。囂然不甯。周集鄰村二  
百人。夫妻分爲二隊。領之。二人者又各分其隊爲二。二  
正二奇。賊至。初見數十人。易之。直撲女陣。女佯敗。退至

叢林間周突起大呼於林東賊方錯愕其西路銃礮又作山坳木杪旗幟飛揚不可數計賊大驚潰距叢林四里許故有破廟廟中伏兵伺賊過復譟而出倉皇追殺如宰雞鶩女縱騎獨追騎馬賊酋戰數合顧女而笑女亦笑乘間以長鎗刺其腰傷脇墜馬憤而大吼曰左山虎三十年驍勇豈意死於女子爲兄弟笑哉時衆賊去者已遠日已近暮鳴金收隊而周生窮追不止偵者謂馬陷泥淖蹶而被執察其衆台少四人女怒率二十騎飛馳救之不及賊已縛生入營矣女乃返視山虎割不

深猶可支拄。急取剗藥傳之。親裹其傷。又饋以酒食。而置毒其中。殷殷然勸餐者。再且曰。吾謂君泛常賊。今乃識爲英雄。陳上不能相讓。君合諒我。扶之馬上。使人送之。距賊營里許。而後返。山虎歸營。極贊女賢。不恨而轉感之。以故釋周生縛。使掌簿籍。得不殺。明日。山虎毒發。死。村人請於女曰。縱之歸。而又置毒。何也。女曰。飲我之。刃而虛言慰之。其感激可暫。不可常。久而念怨。終殺吾夫。使之踰時而亡。則他賊不復措意矣。皆服曰。非所及也。女候生三年不歸。杜母又歿。乃以錢數萬買得一婢。



湖面長身。膂力甚壯。教以武事。從已出遊。阜城連鎮間。密訪周生消息。不得。又由皖北間道至江南。一日泊舟江港。有富室子弟。結商人賁貲販運。而冒爲士人。赴試杭州者。繫纜於女舟之左岸。上一僧寬衣大笠。趺坐擊木魚。別以短杖擔衣鉢。置之身旁。目眈眈視女。轉視羣商。久之太息去。遠聞屬栗數聲。已而岸上有二三士人散步徘徊。羣商方欲結納士人。爲偷漏關稅計。揖而邀之舟中。煮茗閒話。各通姓名里貫。已士人縱論天下事。雜以文字科名語。農商語。兵語。青樓諧謔語。羣商於賣。

買經紀外。瞪目不能發一辭。士人曰。我輩一見如故。意氣亟相得。公等果將赴試者耶。一商曰。實不相欺。薄有貲貨。前途關卡多。仰藉大力庇蔭。得免税金。抵浙必厚報也。士人曰。飲啄前定。萍水因緣。此小事。何論報乎。拱而別。注目女舟。羣商返舟。喜甚。各以言語相調笑。亦目女。時婢在後艙假寐。女怒。自語曰。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聞大驚。密語久之。疑女爲盜。船長踞請救。女哂曰。吾船無盜。適與君等共語船中。及向之。跌坐岸上者。乃真盜也。君等家擁鉅資。日處醉夢中。不

見天日。豈知世路險巇哉。衆諾諾。又曰。處世需才。卽兵  
戈擾攘中。挾貲遠行。亦非大有才者不可。苟自度無其  
具。甯坐閨中。弄稚子。毋以買命錢。空餌虎狼也。今身死  
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曰。且爲奈何。女呼  
婢出曰。此吾前鋒燕支將軍也。諸君畏怯者。請避岸上。  
否則安臥以待。慎勿露聲影。吾二人盡力當之。視諸君  
時命何如耳。及夜。又聞聲栗聲甚近。女曰。是矣。羣商不  
敢出。亦不能臥。急閉艙門。滅火屏息。圍縮榻上。時下弦  
殘月初出。繁星麗空。略辨人影。兩岸蘆葦風瑟瑟作聲。

女念迎鬪則彼衆我寡。不易制勝。不如待其來出。不意以刺之。與婢約曰。昏夜不辨彼此。以髻上明珠映月光爲記。未幾賊果先登商舟。前二人不可識。其第三人顯然僧也。昂首四顧。遽奪商船門。女手利劍徑前刺之。應手而仆。其二人大叫曰。上則競趨女舟。女揮劍旋繞如練。婢手雙鐵椎。自女後突出。光耀上下如毬。賊方避劍。不虞婢椎之出也。左右撲刺落水死。麤鬪方急。商船後艙呼賊至。婢躍登蓬頂。左臂適中賊槍。忍痛棄椎。易刀連斫之。賊亦負痛狂奔。東西分竄去。於是發火四照。船

頭蓬頂皆血漬。諸商聞言始出謝。人人面土色。女叱之。去使婢裹創臥而獨坐待旦。以備之。明日將解纜逆風大作。及午有樓船十數。自上游乘風而來。亦泊港外。諸商大驚。謂賊衆復讎至。探之始知某營總兵官王姓帥師巡緝盜賊者也。軍士先詰商船。諸商曰。赴試曰。赴試何以載貨。毋乃盜乎。商曰。我非盜。乃遇盜幸免者耳。次詰女船。女未及答。商曰。是卽殺盜救吾屬命者。軍士見兩女子無一男丁。羣商又不類士子狀。疑其蹤跡瑣瑣。盤詰女怒曰。何必多言。我乃手殺左山虎之申州杜憲。

英也。問我何爲。語未畢。忽有一人自樓船躍而登女舟。問曰。杜家英娘何在。女茫然無以應。其人又曰。英娘不識我乎。女目之。方面偉軀。貌似相識。而鬚鬢有鬚矣。其人曰。我卽河南周生。與卿爲伉儷者也。今帥兵緝盜。過此不意。遇卿。女猶不敢遽應。周乃曰。卿不憶嵩山射虎時耶。女曰。片衣金彈。何在。周曰。置之。洛水犀腹中。蓋當時聞中隱語。問答既合。女不覺泣下曰。妾爲君子力已至矣。幸神明垂佑。相見於此。顧何以不周而王也。周乃告以被虜後說賊投降。主將王公愛之。使從已姓。授守

備從征江皖。歷保今職。賞花翎。賜勇號。且以提督  
記名矣。周問女何時渡江。婢爲何人。女言未半。諸商  
請見軍門。叩首船頭。謂受夫人活命恩。願獻五百金。爲  
壽。女堅不受。謝之去。屬以後此小心。不能復遇我矣。諸  
商皆感泣。周生旣了巡緝事。卽日引疾解官。攜妻偕隱  
嵩山。讀書種菜。以爲樂。婢歸。適某干總。勇過其夫。所稱  
鄭生者。以秀才終。

### 武殿元

鹽邑有武殿元者。性嗜酒。臚唱後朋輩招邀。深入醉鄉。

全明通志卷三  
明日兵部將引見。是夜猶與酒朋鬪飲。及期匆匆策騎往適。西華門外居民被火。道梗不得前。繞道而進。則駕已升殿。某以誤期革去狀頭矣。或云其友伎而誤之也。

### 某孝廉

某孝廉家資鉅富。公車北上。廣謁諸名公。結爲師生。竟以關節成進士。欣欣然有更上一層獨步瀛洲之想。部署停妥。十得八九。而費已不貲。一日有小內監年甫十餘。辭微聞某事。使人預致賀意。願得喜酒而醉焉。蓋意



存挾制欲索多金也。某念事有成。議彼何能爲。竟不允。閱日殿試進呈十卷。內侍乘間曰。外間傳言。今科一甲一名。爲某縣某人。若年幼而無心出之者。及閱卷果如其言。於是狀頭不成。並進士舉人皆革去。海屬人言之甚詳。第不識爲何時事耳。感澤曰。孔方先生廣大神通。由來久矣。然欲以銅臭之力。遽躡清華。且不作第二人想。毋乃太過乎哉。以人之幼稚。而輕之而已成之事。卽敗於所輕之人。誠非意料所及也。君子曰。過猶不及。

奇孝

婦女能節者無不孝。能孝者無不賢。故國家旌表節婦。必兼孝行。而後可。兩漢帝王謚號。文曰孝文。武曰孝武。終漢之世。皆然。明以來。皇后謚法。亦皆以孝行冠之。誠以百行之原。王者之大經也。何況民人。第同爲孝婦。而難易差等不同。綜所見聞。及往籍所載。未有烈於吾邑毛馮氏者。毛名繼宗。每歲運糧北上。母老病肝痛。子幼。尚在襁褓。甘旨湯藥。皆馮任之。他日母病篤。馮焚香籲天。求以已肝愈姑病。乃取刀刺脇。肝尖躍出。急割之。置之盤中。夜半兒嘔。馮慮驚姑醒。以帕裹創。血淋瀝入

撫其兒兒臥復出慮肝少不足愈病拜告已復割肝出  
左握肝右持刀力割一葉而馮亦昏暈仆矣久之拌起  
浣而煎之以奉姑姑問何物曰藥肆宰鹿吾買其肝食  
畢病良已明日馮臥方起鄰里叩門問馮乃割者咸驚  
饋藥者官吏遺醫走視者慰勞歎獎者一時畢集爛其  
盈門初不識何由聞知也蓋鄰人將臥見毛氏庭中紅  
光射天以為火也出視無之第聞空中神語毛馮氏割  
肝食姑關帝文昌遣將救護彷彿金印光照耀庭間登  
牆窺之僅見馮刺肝狀神魂俱飛咋舌戰栗由是入市

傳布闔城皆知獨其姑以爲鹿肝愈病神奇耳天河生  
曰割臂剗股皆出於本人至性雖王者不以責人況於  
肝哉父母天性之親猶或難之況於姑哉雖謂馮氏爲  
古今孝婦第一人可也此往事江君天乙有奇孝驚天  
傳予未之見就所聞記其大要爲郡邑光焉

伯兄殉難

伯兄月清少穎悟文辭豐贍中年就揚州太守幕遣長  
子從予渡江而妾及次子侍焉八年九月粵賊三犯揚  
城兄爲太守董防禦策甚備而居民半已驚竄僕揚裕

請開爲言。民情不可恃。將密檢符裝以持。兄曰。毋爾。朋  
友交以信義。人在危急中。何可棄去。汝但往視吾兒。吾  
兒幼。今以付汝。閱日。太守乘間遁。雖幕友不令知。兄乃  
歎息出。與同幕丁君嘉珊遇。賊東門外。嘉珊大言誑賊。  
賊信之。趣兄同謁其酋。長時。兄方據地坐。聞賊言。憤甚。  
突起躍入。護城河。賊沿岸以戟鉤之。血殷水而歿。嗟夫。  
幼齡孤露。兄弟相依。困頓中途。遽遭凶折。生無庭室之  
歡。死絕邱墟之慕。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哉。妾鄧氏先一  
時投水死。楊裕卒奉兄子自賊中逃出。以歸云。兄著有

自怡亭詩詞一卷題名錄絕句云題名自古副名難洗  
眼何須徹底看一樣黃梁誰得失諸君先我過邯鄲送  
金竹農歸阜甯云古木作奇吼狂雲無滯陰詩情接奔  
馬天意鬱歸心小雨酒初罷垂楊蟬自吟臨風漫惆悵  
容我曹披襟題項鐵生何曾睡着圖云萬事低眉過爭  
如對酒吟吾生有浩氣俯首亦千尋好夢嫌多事黃梁  
知此心解人容易索只恐夜深沈秋闌報罷寄江甯王  
庶卿云孤城落日氣荒寒斫地悲歌獨倚欄天馬何能  
耐羈勒海鷗從此狎波瀾夢魂莫受青楓阻肝膽常如

白日看君是乘風終萬里。未須露袖對秋殘。我見三首  
示弟云。我見太虛雲。墮我思親淚。雲出猶能返故山。其  
漠知何地。在昔幼小時。不識劬勞意。白楊蕭蕭悲復悲。  
酒漿莫莫。心魂飛宵來。夢見慈親面。迫欲從之。已不見。  
月色沈沈兮。燈昏昏。重泉無路兮。天無閭。我見投林鳥。  
觸我愛弟之深情。愛弟弟能知。所以好鳥相和鳴。豈無  
高山與喬木。同羣定在枝頭宿。亦有金吾挾彈來。啾啾  
不忍兩分開。兩分開。弟莫哀。我見東流水。感我知音者。  
本是東流終不西。人是真心不能假。千里聲相聞。同心

各戀羣北風吹寒律。西林沈夕曛。白馬朱旗耀顏色。汚穢雙眸看不得。滿地江湖波浪深。人心誰復測。嘗與王君南卿集飲酒樓。壁懸輿圖數幅。樓下蒲萄一架。綠滿堦庭。二物絕不相類。南卿曰。賦此可乎。卽應之云。滿庭秋色太橫斜。忽見蒲萄憶漢家。酒後更無壺可擊。披圖閒看古流沙。其捷給皆類此。

溫明府

六合溫明府

紹原

字伯平。湖北江夏人。少負異才。性孝。

友咸豐元年。權知六合縣事。下車脩城垣。屯義穀。期年。



集事二年冬。粵賊初犯武昌。公曰。六合雖小邑。然濱江屏蔽淮泗。賊乘風而下。日可千里。此要地。不可玩也。於是招募壯勇。製器械。以備不虞。三年春。賊據江寧。陷揚州。果以千人犯六合。又分隊竄擾鳳泗間。邑城四面受敵。公率衆與戰。賊少卻。繼以大隊。夜至。或議閉城拒守。公曰。不出戰。不能守城。預戒兵勇。不及賊。毋發火器。夜行宜靜。毋譁。遂出。縱馬前行。衆請所之。公曰。惟子馬足。是從。賊初由長江鼓行東下。屢陷名城。大帥遇之輒潰走。勢陷方張。既至。見城小。內外寂然。心易之。公忽由間。

道繞出賊後。銃礮競發。以暗擊明。賊衆驚潰。我兵奮前  
追殺。無不鼓舞爭先。一以當十。賊自相衝擊死者無算。  
四年。賊冒難民謀入城。爲內應。公偵知。稽核市廛。凡城  
內士民皆給符。驗而出入。外至者問所投舍。守城兵引  
之。封以故。奸宄無所容。賊掘地道。公自內掘出。先發  
擊之。城圯。隨時堵塞。先後十數戰。賊屢挫衄。積功擢江  
甯府加道銜。縣事委於李君守誠。公獨任防剿。時紳士  
信公既深。倚公爲柱石。居民客商及遠近避難入城者。  
皆助守。不願遷徙。誓與城爲存亡。六年。江北大帥德興

阿公以蜚語入奏。褫公職。賊衆醢酒相賀。七年。何制軍疏復原官。加運使。任事如故。一不以升黜爲念。八年八月。賊由廬州大舉東竄。城中兵祇二千餘。請於制軍。益兵數千。而德帥調赴浦口。甫至而大營潰。賊裹脅兵勇直趨六合南關。公與宣化鎮軍羅玉斌等。晝出擊殺。夜入巡城。婦孺皆運磚石以助。歷二十餘日。都司王家幹力竭陣亡。糧盡援絕。公集紳士張位中等。語曰。諸公爲紹原力已至矣。我死無憾。何以對闔境生靈。語未畢。邏者報東城且破。公趨東城。而賊從西北隅入。格鬪良久。

身受數創。既仆。猶奮臂握拳。唾罵不絕。至胸腹破。拆項頸斷裂而死。夫人王氏投水死。子輔才同時遇害。城中百姓以萬計。僅見宣化軍踰城東逸。餘者殲焉。先是公母就養署中。公使弟奉母出。而留王與輔材不遣。曰。不令吾民婦子獨死也。

又

予聞桂伯陳先生云。賊之初犯六合也。僞軍帥孫寅三等率衆八千攻城。公令士卒飽食出戰。而預遷城南民於城內。空其室。廣積薪草。灌油其中。竈底皆布火藥。旣

戰○歷○數○時○佯○敗○入○城○賊○追○至○城○南○餒○甚○各○就○民○舍○炊○飯○  
竈○突○火○起○遠○近○同○發○公○急○開○城○截○其○去○路○四○面○伏○兵○兜○  
剿○賊○饑○疲○不○能○拒○敵○殺○死○溺○斃○者○過○半○自○武○昌○以○下○未○  
有○如○此○受○創○者○

### 李杰

雲南銅運委員李杰者黔人。能詩善畫。以征苗功累擢  
至參將。非其所好。改就知州。王君南卿與相識。談次問  
曰。君貌恂恂。不類武士。何以得參戎。李笑曰。此非吾功。  
吾妹之惠也。異而詰之。李因言父官戶。有屢著戰勲。母

氏借歷戎行亦具大力繼然而生一妹幼貧異稟玉立長身力大尤罕其匹出入好作男裝姻黨間悉以公子呼之年十四從父殺賊衆莫能敵馳馬試劍居然美少年見者莫辨雌雄也又十年父母欲爲擇配使還女服抑鬱不樂而卒相傳妹初生時鄰近金剛寺災有火毬出自大殿飛入署中紅光燭天遠近救火者皆至旣入署寂無所見第聞夫人分娩適舉一女衆異之以爲金剛部將轉生也其生平戰功皆讓阿兄故燕得備位行間云李旣由長江東下迂道遊吳門女妓姚脩竹者美

姿容善度曲。而性極恬靜。紉袴子弟過訪者。交口稱贊。纏頭甚豐。脩竹落落然。無所許可。獨見李雅相。屬意李。亦極愛賞之。議以千金納爲妾。而先留正孤一雙爲聘。訂期二年中改官江南取焉。自是脩竹獨居樓上。不見客。客有迫之見者。尋常問答數語外。翩然而返。已而踰期。李不至。候之數年。加鬱成疾。日弄李所贈珮以寄思慕。又數月。病益劇。乃執其母手訣曰。見與李君誠前緣。然初意非特念李。實聞李妹爲天下奇女子。故慕之。而及其兄耳。今病篤。勢不可活。願母以雙珮殉兒。寄棺尾。

金華遊記  
寺中勿釘勿葬。倘李君幸而來。猶得憑棺一慟。使知天下有奇人。亦有癡兒也。語畢涕泣而逝。

借闈

己未江南鄉試。奏借浙闈。學使孫公錄科於江陰。而有入浮於號之患。商諸何制軍。預張文告。大意謂錄取之數。紂於號舍。勢難從寬。科名早遲。各有時命。取者赴試。不取者回里讀書。以待下科。考生見之大譁。乃於第一場常屬錄遺之期。集衆轅門。求學憲奏請。上下江分爲兩棚。孫公五鼓升座。甫發一礮。其兩鰲已奪去。吹鼓手



甫一發聲。則樂器金鼓。棄擲轅門外。江陰何明府及諸  
廣文勸導再三。非卽時拜發。奏摺不可。公怒曰。誰爲首  
事者。擒之。於是丞差皂隸。喧呼捉人衆。乃一闔而散。時  
日已近午。急招常州生入場。訪知首事爲揚屬兩生。褫  
其衣頂。其後上江人到者。大減號舍。竟綽乎有餘。語云。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兩公之憂。轉因遠慮而得之。事固  
不可預知哉。

適園

江陰陳氏適園。局勢不寬。而池臺廊榭。略具。四壁懸墨

揚鐘鼎之屬。內外花木楚楚。其南有小樓。雲影山光。近在窗几。春晨秋夕。足以娛情矣。園主人能詩善畫。遊客贈畫者。酬之以詩。贈詩則答畫。頗具邱壑。城北君山。擅一邑之勝。而背山起樓。置大江風景於嶺後。此適園主人所笑也。

### 談夢

人生如夢。夢更何憑。然有不可解而不能盡斥爲妄者。昔有朱孝廉。夢見會元與已同姓。而名字祇露金旁。因改名朱鎔以應之。及榜發。乃朱錦也。又有周斯盛者。夢

見解元與已同名。而朱印蓋姓上模糊不辨。及榜發。乃晏斯盛也。近日馬君元瑞會試掄元。而皖人蔣元瑞夢與周同。余君鑑領解。而吳人余錫成夢與朱同。以爲因則無因而來。以爲想則非想所及。前後一轍。而小有參差。此癡人說夢者所不解也。

### 視鬼

江甯宰筠笙揚州阮曼亭。同日招飲西湖。泊舟以待。予先赴曼亭飲。而後就筠笙清談。旣深。遂宿湖上。兩僕一金一李。李年少好弄。金差長。目睛深碧。俗謂碧睛能視。

鬼信然。是夜李僕如廁。見一老翁荷杖提壺而過。一壯者馳而逐之。老翁反顧大駭曰。鬼鬼。縱步疾奔。絆於樹根而蹶。壯者追及。好語慰之。欲扶之起。翁遽揮杖反擊。壯者又駭呼曰。鬼鬼。乃亦奮拳擊老翁。方爭鬪間。有幾冠博袖狀類士人者。從容而前。問何鬪。則皆曰。鬼鬼。士人笑曰。風清月白。大好湖山。那得有鬼。至探懷出榼曰。吾有肴核。老翁杖頭瓶。宜有良醞。今爲兩君解紛。且共小飲。何如。壯者曰。吾醉未解。不能勉陪。老翁亦不願。士引手按之。啟榼傾壺。飲啖大樂。酒半。自下其頭。置之膝

上唾津於掌而拭之。又整其冠而戴之。二人大驚絕叫。曰。是乃真鬼。士人怒曰。鬼何在。公等以我爲異乎。當請吾師來。吾師時茅乃異耳。言已疾往。二人欲乘間逸去。而支體如縛。不可移動。李毛髮灑淅。欲覓其變。姑候之。少頃。士人果領一物至。則九首環集。肩上面色不辨。第聞語音雜出。有笑聲。有哭聲。有老年龍鍾聲。有少壯歡愉聲。有諂媚聲。有驕傲聲。一時並作。行步蹣跚。士指以語二人曰。視此何如。二人並驚仆。李僕亦大懼。欲還而足觸地上。有物視之。亦人足也。穿地而出。頃之及股。又

頃之及肩奮而躍起。轉身而立。則頭大如斗。耳目口鼻。都不見。渾渾如一。毬李狂奔。還船招金。持炬同往。至則大頭者復入於地。九面者化爲巨鳥。飛鳴而去。而上人左右紛來攘往。奇形怪狀者尙多。見火至。倏忽四竄。惟壯者老翁仆地如故。金急握士人臂牽之而走。士怒自提其頭以擊金。又張目吐舌。披髮尺許。金曰。技止此乎。我不懼。士又化爲女子。宛轉哀求。金釋之。則一玉面狐也。頃之狐又化爲鵠。毛羽離褻。不能遠飛矣。乃繫之船。舫復與李同燭。二人時老翁初醒。塵污滿面。蓋絆蹶時。

首觸淤泥故。壯者面半赤半黑。則畫飲友家。友以朱墨塗之。而彼不知也。二人以是互疑爲鬼。而鬼遂叢集於無窮。明日攜鵠入市賣之。得錢五百。天河生曰。自齊諸志怪以來。若聊齋消夏錄所載狐鬼多矣。然未有離奇變幻若斯之甚者也。九面鬼非九頭鳥。卽九尾狐。惜乎匆匆化去。不然。攜以入世。隨時易面。左宜右有。此千金之寶也。豈第五百而已乎。其號爲時茅也宜矣。老翁壯者僅僅二人。又塗飾面目。無以自別於羣鬼之中。藉非金僕碧。曠世烏得而辨之哉。

候仙

吳有市人棄家脩道。千里求師。鍊汞烹鉛。歲費金錢無數。一日有道人二。一老一少。衣冠瀟灑。行吟市中。吳士急往迎歸。居之淨室中。叩求至道。道人曰。仙有三等。有天仙。有地仙。有人仙。君將何求。吳士曰。人仙何如。曰。攝神御氣。救護命寶。可以卻老還童。若夫天人台發。采藥歸壺。虎嘯龍吟。縮地千里。地仙也。金蟬躍月。鍊性毘盧。世界空虛。出神入化。則天仙成矣。吳士曰。若某者。可望天仙乎。曰。達靡。面壁鍾離。還丹天下。豈有不能之事。第



降格相從。吾二人差可爲力。若取法乎上。非吾師不爲。  
功吳士曰。君師何在。曰。天台之山。仙靈窟宅。君之所知。  
也。槽溪以北。九折峰以南。有石梁焉。濶不盈尺。而長及。  
數十丈。上有莓苔之險。下有絕冥之澗。欲濟者。梯巖壁。  
捫蘿葛。度得平地。則瓊樓玉閣。碧林醴泉。無境不備。眞。  
乃別有天地。非復人間。古人惟帛道猷居之。抱璞子葛。  
洪過之。而吾師在焉。吳士曰。某可往乎。需費幾何。曰。道。  
成之後。朗吟飛渡。不費一錢。不成。卽多錢。亦不達。第山。  
下居人。率貧苦。宜散貲以結善緣。千金不厭多。數百金。

亦不謂少也。吾二人去一留一，先達誠意，則君可往矣。吳士欣然，授以五百金，遣之而留其少者爲質。約期十日，返其第九日。少者長睡，及午，門不啓，呼之不應。穴窗窺之，則人與器物及陳設，燹鼎之屬，搜刮一空。候至踰月，黃鵠不還矣。吳士懊喪欲絕，而求仙之心終不死。他日夢其先人語之曰：「翌午入市，有青袍黃冠，袖劍背葫，虛自西而東者，真仙人也。候之，果見其人，而形狀醜陋，涕唾沾襟。」招之告以意。青袍者曰：「貧道何知君欲卻病延年，則節嗜欲，寡思慮，淡飲食，夫人而能之。若日。」

解拔宅飛昇○不易言也○士強留之○朝暮供膳甚豐○其人累日不食○一食輒盡數器○猶不足○夜不臥○端坐達旦而無一語及脩仙事○居久之○大失所望○已而道者病心痛○晝夜呻吟○問所苦○搖首不言○進藥不服○醫皆不識○爲何疾○日益危篤○遺矢滿堂○士心厭之○且慮其死而無歸也○欲遣之○破廟中忽有婦人踉蹌造門○尋其夫○士問汝夫爲誰○曰黃冠青袍者是也○衆皆大譁○曰仙人有妻○宜其病且死耳○士曰汝來甚善○久欲歸之矣○急爲呼興趣其昇去○而心愛其劍○私留之○其人從榻上欠伸而起○曰死

不死尙不可知。第他物可以奉贈。一劍一葫。盧是吾役。也不能付汝。婦方哭泣不已。其人撫掌大笑曰。世事誠可哭哉。雖然哭亦何益。遽擲葫盧庭中。化爲白鶴。婦人跨之。擲劍化龍。自騎之。凌空而去。天河生曰。無仙恨不得仙。仙至又不識仙。真者不易識。易識者不必真。噫嘻。豈獨仙哉。

鴈足

吾邑邊頤公。壽民以善畫。蘆鴈得名。疏脫生動。初學時苦無師承。築室城東蘆葦間。穴窗窺之。食宿飛鳴。各盡

華顧公思堯語諸紳士曰。君等第閉城堅。勿放行。彼若不釋於諸君。有我在。保無虞也。衆曰。諾。使者再三至。督令啓城。衆不可。舉統擬之。衆卽當統立曰。身可殺。城不可開也。去之。至東門。東門亦然。怒而召邑宰。問諸生堅不開城何故。顧曰。渠輩皆書生。身家性命所係。慮開城則人心必離。人心離則奸宄伺隙而起。外寇乘之。必不免矣。其言曰。卽爲公計。不如安之。今盜賊密邇。而百姓懾伏不動者。恃有城耳。一出城。則盜賊賊也。莠民貧民。皆賊也。公將焉往。明日賊退城外。居者被刼。行者被掠。

三  
漕督思顧言甚德淮人。

吳觀察

清江之亂吳鴻生觀察方乘藍輿行道中賊至輿夫置之而奔吳默坐輿中出而戕之一賊卽乘其輿餘賊并之鳴金呵道而去觀察典郡江甯時與侯青甫廣文湯兩生都督王二樵布衣高已生孝廉爲五老消寒會賄酒賦詩興會不淺蓋折衝壇坫固并能禦侮疆場者五入之中四以身殉傷已都督嘗爲此會補圖並識一絕云五人三百五十歲高會黃堂聚散星。後五百年誰復

識六朝山色自常青

### 大營兵潰

王雪軒方伯之擢任浙撫也。藩庫實存銀一百餘萬兩。代公者愛惜小費。採船偵騎皆汰減。時金陵大營積欠軍餉甚鉅。和帥慮補給無期。議每歲祇發八月。遇閏減半。軍士大譁。閏三月巳酉。賊集諸路死黨圍攻和營。前後同時火起。遺金及礮位兵械率齎寇。總統張公拒戰十晝夜。力不支。遂退丹陽。飛書調餉六十萬。冀以收拾人心。再圖進取。司財者祇發六萬。衆志益攜。賊僞爲官

軍裝束數道並進。公冒雨出城。護築營壘。隊馬傷斃。而前敵提督王淩總兵熊天喜力竭陣亡。公率小隊百餘人禦擊良久。及橋。百姓爭涉者擁塞橋口。公勒馬肅之。俟其去。躍入河死。和帥去之。常州無人。又去之。許墅關乃卒。

馬總鎮

徐中丞守蘇。初有清野之議。不果行。四月丁卯。有馬鎮軍至。不知所從來。趣燒城外民房。中丞不可。馬曰。野不青城不可守。乃予二萬金爲清野費。適城外火起。詰令



軍士縱火焚之。而鎮軍不知所往。時天雨氣寒。百姓謂賊已至。從水火中踉蹌而奔。兵搜於途。勇括於室。婦孺投河。及踐踏死者無算。越兩晝夜火熄。而真馬鎮軍乃至。守城兵以爲僞也。殺之。

### 張提軍

張提軍玉貞初奉總督檄。留守常州。總督行。常州陷。提軍以四月丙子抵蘇。請饒於中丞。中丞亟迎見之。使之駐兵城外。軍士鼓譟曰。我豈賊耶。首白帕奪門而入。比撫慰出城。而提軍已解維南行。是夜防守如故。閭巷晏

然及丁丑黎明。馬足聲四起。紅巾長髮者大呼殺人。而省垣陷矣。

### 大明府

賊初至蘇。以省垣四面受敵。不欲據守。日驅丁壯運物。葑橋爲去計。時制軍方伯不知所在。大營潰官。寂無影響。後十日丙戌。賊分衆南下。與皖南鎮江長貴戰於吳江之勝墩。長貴兵敗入湖港。遂陷嘉興。由是兩旬之間。破州縣二十八。五月癸卯。由青浦進犯松江。知吳縣事卞乃譴欲出戰。華亭趙某欲守城。卞曰。不戰胡以守。

時提標各營先期登舟。弁兵存者寥寥。下僞幸勇迎擊。戰少却。已而後隊蜂擁。火器不給。乃譟敗回。欲閉城拒守。賊追之急。中銃於馬上。猶據鞍馳數里。入署而卒。乃譟之外。聞有秀水令彭君。溧陽令尙君。是三十州縣中同時殉難者。尙名拉布。彭忘其名。

金壺齋墨卷四目錄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何制軍

王貳尹

婁判

姜少汀

烈女

分米

李國泰

松瀨雜作

蓬窗話雨

感興

詞

夷館

玻璃

鼈子臺

大雪

總統張公佚事

雙麟

殺鬼

合璧

劫典

泛海

驢案

兩軍門

孫文鳳

玉蟾生

審金

奇報

詩話

瘞文

金臺遊墨卷四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何制軍

何制軍初履江督任。王雪軒方伯實左右之。虛心下士。延攬英豪。凡爲物望所歸。不惜口齒獎借。如致清河吳公書云。側聞政績。每思相遇。何疎。徧閱時英。益歎此才不易。致六合溫公書云。有不戰戰必勝。居然儒將風流。不言功。功最高。信是中流砥柱。此外若張殿臣總統。馮提軍子才。或誼結師生。或禮分賓主。誠哉人才之總匯。



幕府之宏規也。及方伯升任浙江，頓失常度。常州之亂，莫知所之。沿途滅騶從，去旗幟，無有識爲宮保船者。而奏報掩飾各情，謂蘇府奉撫臣文商借夷兵，先期赴滬，藩司三縣均受重傷，其是否？朝廷不知也。又謂撫臣設立機密房，任用戚友小人，署外不得與聞軍事，其是否？死者不知也。自謂巡視江口，安輯夷務，調赴江靖，如臯防守，有某省某提督分守瓜儀諫壁，有某鎮某總兵累累言之失中而固外，其是否？天下後世不知也。善哉言也。

王貳尹

王貳尹者，需次蘇州。奉檄巡城。丙子夜至閭門，一官踞胡牀，侍者數人。謂曰：「此何時？尙巡夜耶？」王異其言，不暇詢問。過胥門，亦坐數人，曰：「若何自苦？可速歸矣。」王益疑之，急詣撫署。衆皆臥，語其閤者而出，則衢市已有呼譟聲。人馬雜沓，聲王避走小巷，遇賊於館門，問何爲。詭詞答之，且請指示生路。賊予以黃旗，令出葑門，曰：「某司馬道探軍情也。」及門，門者果問，如言應之而行。由是觀之，蘇城之失，實內訌，非外入也。六門分守，布置釐然，豈一

朝夕之故哉。先是守城兵役。稽察惟嚴。行旅無金。艱於出入。有貲者。不問人也。實求虛應。操縱行奸。遂使繁富之區。失諸寤寐。惜乎。

叟判

又婁某者。官通判。巡夜歸寓。皂鞢在足。賊至。倉皇無以對。一賊睨其足。下笑曰。幸遇我耳。若他人戮矣。我亦流品官。候缺湖南者。又聞賊酋納貲爲令丞等官。出入蘇常。藉爲耳目。章服輿馬。多金而豪儼。然與搢紳爲伍。衣冠鬼蜮。誰則知之哉。

姜少汀

杭人姜少汀者。販賣古董於蘇州。賊付偽劄數十道。使出招募工匠。實至上海約內應也。滬人獲而鞠之。姜謂僞忠王李秀成帥賊四干駐彭氏宅。新降兵勇不下二萬。則大營領兵官李文炳統之。別有三四品官五六十人。皆降賊。領事如故。十日內冠帶出入。炫耀其徒衆。遇此則從賊裝矣。

烈女

松江初陷。賊閉婦女十數空宅中。脅而淫之。一婦不從。

賊褫其衣。將以利刃刺乳中。婦乞哀乃已。次至某氏女。憤前奪賊刀。罵曰。任賊何刑。我不懼。賊怒。擢女髮懸諸屋梁。縛割肢體。女揮肘奮足。傷賊左目。血濺數尺外。卒刺其喉。始絕。蓋富賊未至之先。預存僥倖心。而自願辱身玷行者。天下無是。人生死之間。一念之動。遂異霄壤。噫。豈獨女子然哉。

分米

初漚上大憲。遣英吉利呂宋兵助我兵勇。收復松江。賊遺米萬餘石。夷取其千。故華亭邑令帥勇急入比戶。按

賊適新令營并復至。顧米而爭。觀察吳公命予官弁千  
百有差。餘以實倉廩。嚴筦鑰。謹出入焉。先是賊驅百姓  
中壯者出戰。老幼廢疾者日給升米養之。至是米歸於  
官。窮民轉不能望撮勺。踰月攻青浦。我兵失利。賊衆衝  
出。復陷松江。焚米毀城而去。遠近農民各擢小舟入城。  
裝運梁柱窗几之屬。墮牆掘地。搜括一空。巨室重門洞  
見前後。而得米之官弁又莫知所之矣。或曰賊以豺狼  
蛇蝎之資。魚肉百姓。惡矣。然亦觸矢石冒水火。瀕險而  
得之。官吏毛髮無所與。各分米千百石。拱手而享其成。

金瓶梅  
四  
不言而喜可知也。

### 李國泰

外國和約十年一更。英吉利以兵赴議於天津。上命僧王率師禦之。已而飭回江寧候。旨遣桂良、花沙納。

二公會同江督。至上海集議。凡五十餘款。皆由漢奸李國泰爲之主謀。以華夏之人。倚戎狄之勢。挾制凌傲。全無天良。是與梟獍之徒。反噬父母者何異。當事羈縻容納。聞者痛之。時英夷提人於上海。鄉民賣布糶米。獨行夷場者。輒被掠去。積數月。竟失數百人。又多遺失小兒。

百姓切齒。會邑廟演劇。夷衆往觀。國泰方據高坐。華冠麗服。作夷語。指使左右。意氣揚揚。百姓持挺突前。痛肆毆擊。腹破腸出。氣息奄然。衆奔集天主堂。墮其牆垣。毀其器物。揚言不得人終不休也。夷訴於官。官曰。捉人者吾不能止。今百姓積怨。吾亦不能禁。不得已。使出所捉。召鄉民自往領之。則皆漆身瘡啞。莫辨誰何。鄉民見之大哭。被捉者亦哭。以筆墨代喉舌。僅認還十數人耳。夷衆與國泰歸。納腸敷藥。竟愈。

松滬雜作



咸豐十一年春嘉興賊竄擾平乍距青村不及百里元  
道州詩云城小賊不屠民貧傷可憐偏近賊氛無兵無  
械而優游經歲與賊相忘恃有此耳袁廉叔張孝威諸  
君賄酒論詩依舊昇平風景予有松扈雜作云滿天烽  
火照蘇州獨有花枝不解愁麗水臺高三十尺隔窗清  
坐看梳頭吳淞樓櫓達西洋廿載華夷共一堂憑杖荷  
錢遮蓋好橫塘無數野鴛鴦連宵歌舞倒金樽曉起飛  
興競出門士氣凌夷官氣減銅山富道市兒尊錦衣公  
子性奢淫一點金閨禮佛心香火共傳紅廟盛靚妝華

僕拜觀音

瀨城竹枝十之四

月冷風寒野哭高三吳黎獻望弓

刀。當時鷹隼凌秋峻。化作山雞愛羽毛。艱難吾亦厭餘

生。西北浮雲尙戰爭。白髮多情老太守。扁舟詩酒弔荒

城。蕭條闔巷不知門。零落殘兵倚樹根。忽見桃花墮清

淚。去年杯酒正銷魂。

所見

猩色衣衫淺綠裳。遙驚軍士婦

人妝。前營收得降司馬。十六年華白面郎。春老營門柳

絮飛。旌旗翻日錦成圍。黃昏厭聽伊涼曲。醉挾雛鬟馬

上歸。

軍中曲八之

匹素生風氣不羣。高齋春散酒初醺。近山

泉水猶波浪。欲與仙人掃白雲。

題莊氏畫卷

又中秋得郡齋

友人書偶成二絕答之兼寄淮上親友云。火毬花礮對  
城飛。昨夜黃巾又合圍。餽口艱難埋骨易。夢魂安穩不  
思歸。名山鐘鼎兩無緣。學劍無成更學仙。妻解談詩婢  
釀酒。一椽歌哭度中年。

蓬窗話雨

袁廉叔同年自都門遊幕湖北。未及半載而武昌三陷。  
變姓名爲士。徒步東歸。與笑園蓮汀相見蕭塘舟次。  
清樽細雨。備道艱危。匪第離合之悲。兼有難言之感。辛  
酉秋日。追爲蓬窗話雨圖。而屬鈞宰賦詩紀之云。袁君

語落天下豪。誰其善者徐與曹。麟角鳳喙毓洲島。精氣  
融結如粘膠。文章光芒動尊俎。詩酒浩瀚凌風騷。滄江  
混混老蛟伏。九峰嶽嶽金星高。壯年展足謝鄉里。撫策  
長安謁天子。乘雲不到天門高。隨風直渡武昌水。武昌  
城外多風塵。武昌城內半荆杞。春來方喜集遺黎。夜半  
妻聞哭新鬼。新鬼啾啾故鬼驚。幕中書劍更飄零。中丞  
力守原期死。部將恩深轉累名。扶病縋城憐士卒。直言  
甘罪負君親。秋風痛灑西州淚。愛日孤懸南國心。歸途  
惻惻歷兵燹。張祿先生足徒跣。十萬軍聲鶴唳驚。三千

里路蠶叢險。故里生還世共悲。故交相見情重展。座上何人不涕淚。船中有酒須沈湎。今日何日妻以風海雲。慘淡天溟濛。長鯨獨吸助談辯。履虎不噬灰心胸。我亦宣南舊相識。十年契濶如飄蓬。人生各有知音感。付與蓬窗暮雨中。

感興

近年戎馬倥傯。廢棄筆墨。不欲以腐儒酸態貽俊傑笑也。惟語涉軍事者。錄存一二。以識一時蹤跡。感興云。離亂難爲客。艱危獨有身。故鄉雲淡岩。長夜酒清醇。事業

衡明鏡昇平羨古人。劇憐花訊晚寒雨不成春。重望膺  
高職。鴻文仰宿儒。祇宜盟玉帛。未解禦耒鋤。絲竹圍城  
樂。旌麾小隊趨。幸承寬大惠。斧鉞不勝誅。甲第連雲  
起。淒涼一炬中。海波飛雨黑。城火照天紅。賴尾池魚泣。  
焦頭社鼠空。百年繁盛地。榛莽卧秋風。突厥情無厭。單  
于志可疑。乞師原失計。通市欲居奇。海國橫珠貝。江城  
集羽儀。未遑憂後患。聊爾救猖獗。大將量沙急。司農仰  
屋歔。拜官資楮幣。窮法算輜車。束手求芻計。傷心竭澤  
漁。似聞籌國帑。秦晉日飛書。鬱勃魚龍氣。離披燕雀

羣萬言蒙主聽。千里駐援車。強寇戈揮日。窮檐鋪荷  
雲。江南好。邱壑無奈入。殘曠又答周次軒云。窮儒抱詩  
書。寰海正軍旅。持水語。夏蟲得不笑。迂腐朝登橫雲山。  
暮宿春申浦。荒原斷鳥迹。孤吟答秋雨。手持經世文。寂  
寞忍終古。埋才千丈泉。光氣燭天宇。博叢鮮逸翮。淺瀨  
無巨魚。衰草塞廢丁。臨盼凌天衢。昂昂彼何人。僕僕來  
通都。葡萄侍朝貴。睥睨驚鄉愚。和容凍雲活。冷語春條  
枯。痛史入塵壤。大笑游清虛。浙東姚子明云。此輩那值  
一哭。只合嬉笑視之耳。

詞

錢塘張孝威茂才。左鉞以蜩甲廬詞稿屬題。爲成齊天

樂一闕云。新聲半是離人感。依依此情誰語。畫槳搖煙。  
金尊照影。織得柔絲千縷。瑤情如許。和寶月清輝散飛。  
天宇。迢遞湖山有人銀漢。共淒楚。當年幾聽砧杵。被  
蘭言綺思。勾起愁緒。別意雲牽。春華水逝。賸了疏林倦  
羽。清歌漫與。待理楫西湖調。華細譜。長日簾櫳夢涼花  
外。雨蘇常之警。有浣溪紗送春句云。山塘七里春如錦。  
殘鳥嘯花暝。輕帆微雨別金尊。却恨浮雲生長本無根。



如今消息江干樹。望斷長安路。樓臺歌舞是誰家。門外春風飛絮。滿天涯。答揚州符南樵孝廉。葆森臺城路云。日長同說新秋好。秋來又增悲緒。脈脈情波。盈盈別淚。化作一天涼雨。從頭記取。問底事匆匆。幾年羈旅。籬豆花開。寒蟲依舊伴妻語。文章今日休矣。便酒酣抑塞。拔劍休舞。海國鯨鏗。山城虎嘯。那是江南淨土。關河道。阻。賸慘月。酸風荒寒無主。多少閒愁。併成離恨。苦題會稽包子梁。棟。美人屏幅金縷曲云。士女傳清照。古人中。張萱周昉。並稱名妙。數十年來京兆筆。誰畫朝雲最好。

有越國詞人包老。燕瘦環肥。游戲耳儒。秋波一點。神光  
到金粉俗筆尖掃。如今霜壓蘇臺草。憶匆匆。飄零書  
劍。移家洲島。幾幅生綃。人似玉。閒倚屏風。秋曉似甚處  
相逢。一笑紙心琴心挑。未得。况茂陵司馬。非年少。醇酒  
願此生。了。孝威詩詞秀逸絕倫。南楚則有蒼莽磊落之  
氣。他日當選刻同聲錄中。

夷館

嘉興王君壽園約往夷館。見卷髮環鬚。碧睛高準者數  
輩。能作上海語。脫帽握手爲禮。服御陳設之屬。皆與中

國殊製乾嘉間五色玻璃初出有力者飾爲美觀故簡  
齋隋園落成諸名流形諸歌詠誠重之也近則酒樓茶  
室觸目皆是夷館中明鏡四列大小凹凸不一徘徊其  
間化身十百左右顧盼不啻一樹一放翁一花一世界  
也。

玻璃

玻璃一作頗黎一名流離十洲記上方山有玻璃宮崑  
崙山有紅碧頗黎天竺記大雪山中諸七寶生取易得  
惟頗黎寶生高峰上難取漢書西域廣實國多奇寶出

有流離注引魏略。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緋紅紫  
十種流離。蓋自然之物。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銷冶  
石汁和衆藥。灌而爲之。虛脆非真矣。上海當賊陷江浙  
時。八郡難民。陸續麇集。有力者自賃大屋。窮民則官置  
草舍以庇之。時號洋涇浜爲流離世界。以此魏書大月  
氏國人商販京師。能鑄石爲五色玻璃。乃美於西方來  
者。或卽今日英夷所自昉與。

### 鼃子臺

浙江甯紹旣陷。賊以重兵圍杭州。期於必得。時餉道斷

絕城內斗米千錢。窮民至煮箱皮食之。朝廷責蘇撫  
坐擁重兵。不急進剿。致賊全力攻浙。乃急籌饒金二十  
萬兩。米穀數萬石。以輪船運往浙江。將及鼈子壘。遇淺  
船膠。盡棄所有於溟渤之中。此夷船嚮未嘗有之事。天  
爲之也。杭城困守月餘。餓死者日以千計。土中丞朝服  
自縊。遣令開城。縱放百姓。賊遂掩入。時辛酉十一月也。  
僞忠王李秀成棺斂中丞以下殉節諸員。餘官願從者  
留。不願從者給發資斧。卽令護送遺櫬而還。以爲生與  
爲敵。死不與爲讎也。

## 大雪

是歲除夕前三日。夜寢者睡足而醒。天久不明。輾轉移時。視窗上若有曙光。試起開門。則上下阻塞。撲面如冰。第聞鄰人喧呼曰。大雪。大雪。除道而出。最高者幾與檐齊。玉戲瓊飛。千里一白。賊以大雪故。三日不出。百姓縋城墜樓。乘間逃逸者甚多。

### 總統張公佚事

由吳淞出海過崇明。至於海門。見有白衣冠者數人。問之。則總統張公部曲。爲公持服者也。其二人語及公。仰

天涕泣述公逸事甚詳。公之初薨，朝廷以口骸未獲，數月未忍議卹。

先皇帝聖諭有云：東南半壁倚爲長城，倘冀該提督不死，出爲國家宣勞。又云：張國樑若在蘇常一帶，何至糜爛若此？讀者無不感激涕零。謂朝廷知人善任，而江南士庶不克長承庇蔭，爲可惜也。公年十八作盜魁，任俠結客，跳刀拍張，能以勇略懾儕輩。其黨李某爲土豪，所困公怒，帥衆往劫，破其家，卒挾李某以歸。時爲之語曰：拯弱鋤強，張嘉祥。嘉祥公初名也。前廣西巡撫勞

公崇光

聞而異之。遣將招撫。改今名。忌者恆欲假事殺

之。周文忠公

天爵

愛其才。保護備至。及隨向大臣追賊

東下。每一戰捷。輒加一官。年二十八而聲威遠著。爲

國虎臣矣。向大臣桂林。長沙。武昌之捷。皆與公俱。相倚

如左右手。而公之立功。尤以克復太平著。賊據江寧。以

精銳扼守太平。爲犄角計。向公欲取之。問諸將。誰敢往

者。衆不應。公獨慷慨請行。向公喜而撫其背曰。吾固謂

非弟無能破此城者。卽帥所部五百人往。賊初脩砦。擷

重濠以備死守。比聞公至。不戰而遁。公徐入城。安市廛。



察死喪撫殘疾歸報向公往返僅七日及向公墓公已拜總統諸軍之命北自瓜鎮至浦口南自蕪湖至鎮江上下數百里間聞警必赴一身如龍涉長江如履平地而大要尤以保固蘇常爲首策時爲之歌曰殺賊江上江水紅向公黑虎張公龍鍾山大戰疾風雨張公生龍向公虎公與向公共平鍾山賊壘礮傷中指蒙恩賞給御用藥散諭以勇猛之申宜加慎重申間尙方珍玩賜予絳繹且命圖形以進公自念遠方武臣受殊眷膺重寄日夜感泣圖報抉齒寄歸示無生

還期自偏裨擢至大將。所得祿俸。不以一錢自私。軍中  
豪傑士。或有負俗之累。需用數百金。公立予之。故人人  
願致死力。洎乎丹陽之變。力竭捐軀。而公年三十有八  
矣。喪歸。無以葬。得勞公賻。始克成禮。鉢池山農曰。粵賊  
自據金陵。蓋無一日忘蘇省垣諸公。得以高枕而卧。七  
豎不驚者。向張之力也。當夫和營瓦解。呼吸存亡。待饌  
孔迫。司財者從而靳之。倘所謂殺其生已者。與總統既  
沒。賊遂恣肆而無所忌。逾月之間。州縣十喪八九。嗚乎。  
不有今日。誰念前功哉。

雙燐

同治元年春。養病於秦郵之仲氏莊。仲君敬夫。爲說雙  
燐事甚奇。東台某鎮有女子。依兄以居。兄常賈於外。鄰  
少慕之。私結盟焉。一日兄自外歸。鄰少方匿女室。倉皇  
乘間而逃。兄追之弗及。返而詰女。繼以捶楚。女不堪其  
虐。及夜自經死。鄰少聞之。涕泣不食。越日晨出。久不歸。  
其父訪之。死於河矣。父爲請於女兄。願得女柩而合葬。  
焉。兄不可。且曰。若不教子。汚辱我門弟。今掩覆之不暇。  
猶欲彰之。貽後人笑乎。乃俟鄰少既葬。故遠之而葬女。

於河東相距半里許。葬後數日。暮行者忽見燐火自鄰少墓出。慘碧如將燼燈。方注視間。女墓上亦有燐火。冉冉而升。漸行漸近。已而相爲追逐。上下盤旋如弄丸。然久之。同入女墓。明日又入鄰少墓。如是者三十餘年。乃滅。予爲作雙燐歌云。

### 殺鬼

秋七月。將入都門。遇賊於邵睢而止。夜闌將臥。同寓葉于戎者奔而歸曰。憊哉。今夜殺一鬼矣。蓋厲之東有古廟。葉以赴飲遲歸。過廟前。月影朦朧。見一婦人向門而

拜又結帶爲環繫於柱上。躡足窺之。則環中樓臺粉黛。五色爛然。婦人若卻若前。忽哭忽笑。又一美少年自內招之。葉恍然悟爲縊鬼。急拔刀刺入環中。環帶遽收。劃然中斷。而婦人什矣。葉呼之不醒。恐以曖昧獲咎。遂行。俄有呼葉於後者。長身綽約。細語如鶯。葉佯爲不聞。已而披髮吐舌。雙目如鈴。曰。償我環來。葉曰。吾以汝爲人耳。今乃鬼耶。揮刀迎鬪。中其左肩。嗥然一聲。化爲清煙而滅。

台壁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我朝凡三見。土年八月朔。  
珠聯璧合。而言者不同。壬戌初冬。從軍宿州。文案廩銘。  
齋。於是日五鼓登瞭臺。以遠鏡窺之。先是東海霞光蔚。  
爲五色。俄而一輪捧上。徑可三丈許。中瑩如玉。四圍如。  
琥珀。又一輪相承而起。則紅光竟天。駕平前出者之上。  
旁有小輪前一而後四。如爆火流星逐月狀。兩大輪相。  
摩相盪。金碧四射。雲霞變動。海水若飛。移時日上。月墜。  
而東。而五星亦漸隱矣。

勅典

淮揚典舖數十所。年來劫掠殆盡。然皆鬪力非鬪智也。惟興化一典。被劫最奇。先有營弁四人至典中。告以途次遇賊。竊去十數箱。箱何狀。何衣何物。今舟泊何所。倘來典。幸相關白。與汝無干。若隱諱受贓。必不汝貸。店主許諾。越三日。果有十餘健兒。舁數箱至典中。竊竊疑之。及啓一箱。衣物大半符合。遂以婉言羈絆。而遣人密白營弁。營弁卽率勇持械而至。遽令閉門。大呼捉賊。突有人從箱中出。塗面帕頭。各手兵器。與營勇及前舁箱者合擒。典衆而縛之。席捲所有。由後門負之而去。先是市

人聞典中捉賊。各探消息。久而寂然。及暮而前門不啓。保正試從後門探之。則典中人羣繫於柱。辮髮纏口。瞠目相視。不能發一言。急解其縛。各吐胡桃一枚。述其所遇如此。

### 泛海

年來泛海數次。遇險者二。其一由通赴滬。五鼓過崇明。有黑雲自南而北。狂風繼之。舟人倉皇下錨。海中有物高起如嶺脊。黃黑相間。天矯激盪。波浪騰沸。而不見其全。已而昂頭出水。大如甕。非魚非龍。向雲而噓。口中結



氣如珠吞吐出沒而風勢益壯他船折桅損舵者甚多  
時同治二年春也渡海四絕之一云黑雲殘月墮平蕪  
魚目光懸徑寸珠莫向風波歎行役如今滄海是夷途  
又通州曉發遇風云天亦傷時會悲呼氣未平怒潮衝  
石語高樹逆山行穀價豐猶貴兵鋒慣不驚劇憐垂白  
叟苦語祝昇平

驢案

安東丁甲傭工於寶應僧寺中有驢一頭爲往返代步  
之資同里莊姓忽至寶應語丁曰汝母病篤望汝急歸

勿緩也。丁卽策蹇與莊同返。半途莊謂曰：「足力疲矣，佳騎能暫假否？」丁諾之。莊乘而鞭之，頃刻馳去。及丁抵家，而母初未病。莊與驢皆未還也。候之數日，知爲所誑。慮其復至僧寺，詐取錢物，遂辭月自往跡之。遇諸途，手牽一驢而非丁畜也。詰之，莊曰：「易之矣。」丁大詫曰：「吾驢齒壯，此已老，易何爲者？」莊曰：「彼固貼錢數千，現在囊中，丁猶不願，又出布衫一領，以此補足，何如？」丁乃著衫置錢於驢背而行。將及淮北之之成公橋，遇地保縣役數人拍其肩而語曰：「若事犯矣。」丁驚曰：「我犯何事？」曰：「刺其

人而奪之驢。猶佯爲不知者耶。卽逮赴縣。蓋莊賣丁驢。後僱驢成公橋。而手刺其人。攘其布衫。丁不知也。知縣王明府聞殺人狀。丁茫然。王拍案曰。布衫血跡猶存。汝從何處掩飾。丁曰。是皆莊某爲之。王傳驢行人及被刺未死者相質。皆曰。莫知其姓。然貌是此人。王遂以嚴刑逼供。至用線香熏腋下。丁不勝拷掠。遽誣服。瘐死獄中。先是丁氏闔族具保狀。邑紳亦力言丁寃。王以爲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動也。他日莊以竊案見獲於寶應。一訊而輸前情。及移文山陽。而詳勘已定。因並收莊獄中。亦

疾死後一月王坐堂皇治事家人奔告公子病狂急入  
內室視之子方跳叫作丁語呼冤人曰此官事何以讎  
其子曰官祿未盡使之親見其子女之亡而後及其身  
無所逃也言已而死未幾女繼之刑名幕友又繼之後  
三年王寓省垣見丁至大叫而卒

### 兩軍門

初粵賊蔓延江浙間中丞李公以上海一隅地遠攻近  
剿如風掃箐恢復蘇常餘賊聚守金陵明年曾公大兵  
屢掘地道於金陵城外或半途遇水而止或已成爲賊

所覺衆力竭矣。獨提督李公臣典曰。合諸營之力。費鉅萬之財。歷數百晝夜之勞苦。所望者復城而後。似報國恩。將士亦邀獎敘。不及今一鼓作氣。功敗垂成。後欲圖之。非可歲月計矣。乃復從賊守嚴密處。掘隧築藥。破城垣二十餘丈。李疾率諸提鎮冒火衝入。立奏膚功。而公亦由此受病不起矣。中丞之肅清吳中也。深得陳軍門學啓之助。僞慕王等降後。心懷反側。桀驁不馴。中丞用軍門言。乘勢駢誅。以消後患。後陳以嘉興中礮創重捐軀。奏疏中歷敘勲勞。至今猶有生氣。兩軍門足千古。

矣

孫文鳳

江浙之亂。紳士殉節者多。練勇殺賊者少。湖州趙公紹興包村永昌徐氏之外。不多見也。嘉善孫君小雲以令子文鳳陣亡事。屬爲題詞。卽書其後云。長風吹沙陣雲黑。千人合圍呼殺賊。賊羣如蠶蔽地來。飛礮當胸活不得。聞君降生誠瑰才。翩躚靈鳥翔庭階。果然文采照江浙。不與俗子同襟懷。時艱奮起脫儒幘。君時行年甫二十。丈夫事業雖未成。耿耿雄心貫天日。去年大帥收金

金屋藏嬌  
三  
閨快哉擒賊先擒王。頭顱六七血猶熱。灑向平原祭英烈。

### 玉蟾生

玉蟾生者。不知何許人。生而神宇秀逸。資性超曠。自以幼年孤露。淡於名利。於人事無所嗜。一切紛華靡麗之境。衆所趨鶩者。皆以爲不潔而去之。而性獨好月。居恆夜常不寐。一茗一香。一凡一榻。徜徉於花陰竹石之間。濯影冰壺。遊心瓊宇。藉以蕩滌塵俗。嘔吸清華。每至斗轉星斜。玉輪西墜。則淒然欲涕者久之。陰晦之夕。忽忽

若有所失。視上弦以後。日漸盈滿。則喜。既望轉虧。歛歛不適。自髫齡至於既冠。如是者十有餘年。生嘗言五濁依月而清。八垢得月而淨。可以引精采。可以通神明。又好於月下冥想。謂人世歡娛境少。愁苦情多。甚至口不可得而言。夢不可得而訴。幽懷隱念。默寄太虛。以爲世有其人。庶幾知我者乎。而生乃以其心所專注者迎之。兩心既交。互相融結。於空靈冥漠之中。故好月益甚。一夕枯坐石磴。寄想青冥。有道人黃冠羽衣。翩然而至。急起延攬。叩問姓名。道人曰。君不憶十九年前。以玉蓬度。



瓊雲曲於清閼宮中耶。某爲金粟觀主者。與君居衡宇。相望晨夕。侍從甚歡。某歲中秋。素娥出遊寶霄臺。憑白玉闌干。笑指牛女。君見其侍者碧羅蘭脩。偶動塵念。臺娥訴諸圓靈玉主。謫君江淮間。並譴二女。以星紀兩周。爲約。君告別階墀。淒動左右。玉主念君宿業。許以少年。騰達福慧雙清。蓋二十五年復返清虛也。不謂操行不堅。心浮意蕩。削除名籍。續貶十年。若再失足。愛河精華。外鑿則將來墮落。不列真靈矣。慎之慎之。勉圖相見。言畢振衣而起。生欲追叩。究竟轉瞬寂然。自念生平誠多。

意惡聲華福澤約略可知由是絕意迹相之粗專精靈  
明之真雖浮沈垢濁中日與形色相接而息心於冲虛  
淡寂之天如是者又十餘年其後科名果不拔再娶不  
壽生亦無疾而卒卒後有見之棲霞山上者或遇幽愁  
哀怨不可自遣第於月夜設香花清醴默呼玉蟾而祝  
之其人若或忻慰云

### 窖金

粵寇之亂富民藏金地窖者率被掘去獨南滙某氏家  
鉅富鑄金以萬計先事招集佃農厚予酒食使之掘地

極深以八缸貯銀覆以土石完密無少罅也賊至訪得其處灌水發掘缸則猶是也而瓦礫充滿其中白金無一鎰矣賊相顧愕眙恚而焚其屋蓋貯金之後某率其家人婦子窮數夜之力橫穿一穴移金而築之而佃農無一知者故免

奇報

水火兵災大劫也而積善累德之家往往有奇報江甯程翁家小康自其祖父力行善事以饋貧施藥而窮及程讀書不成去而學醫謂謀生之途惟此尚可濟人立

誓不受貧戶一錢。並累世持不殺戒。甲子十一月舉行鄉試。予與奉調闈。差之沈君同行。時省城設局收養難民。沈爲其戚訪人於局中。有老媪。屢目其僕。淚泫泫下。沈問故。媪曰。貌似吾兒。吾夫姓程。籍江甯。避兵蘇州。夫妻兒女並子婦爲五口。遇賊離散。今生死不可知矣。言未已。僕躍而前曰。吾固疑爲母。固吾母也。相持而哭。遂訂期同返蘇州。他日蘇人欲僱鐵爐。或以程媪薦。至則先有少婦一人。亦爲主人司紡績者。相見大驚。卽其子婦。媪喜梓舍之完聚。又悲其夫與女之無自訪求也。婦

曰姑勿憂。吾有從兄。前數月販茶上海。似聞小姑傭工茶棧中。媼聞卽攜子婦乞假於主人。至一棧。遍詢無之。去而之他。則女而程氏者甚多。入視皆非。蓋五易其處。始知程翁自浙返滬。仍以醫行。早已挈女賃屋夷場。境况甚裕。卽日訪得翁寓。翁適外出。媼一見女卽大哭。子婦涕泣勸慰。各訴艱難。並鄰里忻喜歡息之聲。譯然並作。翁歸自外。垂垂然立。不能措一辭。忽笑忽悲。恟恍如夢寐焉。鉢池山農曰。兩間一生氣所鼓盪耳。生人者人亦生之。固宜。顧盜賊殺人如麻。而程氏一家乃全乎其。

爲五人焉奇哉報也

詩帖

金陵返權阻風孟河西舫東船同人畢集蔣君齊九性  
豪邁使從者累土如几號爲詩帖首出近作屬和諸君  
亦各建旗鼓摩壘致敵挑戰不休如是者三日予終登  
平字韻云強鄰兩大休鏖戰願息齊師及楚平於是一  
笑而罷明日解纜而雲散風馳矣予和南梁陳閭亭下  
關韻云久臥荒城畏遠行喜聞江表息鼙鼓雲銷戰氣  
依峰穩鳥戲朝陽拂水明近郭漸多新屋宇荒郵難辨

舊途程十年兵燹身猶健。贏得山靈見也驚。答袁步雲  
云傳聞北地重燕支。多買嫣紅染畫思。何必才華真絕  
世。自然顏色易投時。焦枯默感中郎識。婉孌終傷季女  
詩。誰道甘心棲枳棘。十年尋徧碧梧枝。又聞中題壁舊  
句云石頭城外亂峰明。浩蕩風煙萬里情。身世多艱惟  
中酒。文章無命莫求名。天空雕鶚搏雲遠。江冷芙蓉墜  
露清。大地烽塵需幹濟。諸公騰達報昇平。揚州楊竹軒  
和云天高霜冷月初明。惜別難忘舊雨情。感我飄蓬同  
宦味。有人籠壁重才名。綺年休逐詞壇老。冰骨終宜閨

苑清出匣○千將勤拂拭○近來江上怒濤平○黃山宗感澤○  
云日對江山○眼自明○自將流水濯塵情○閒雲出岫難爲○  
雨○野鳥窺人○不識名地○有高賢星欲聚○身無俗韻○月同○  
清○男兒各抱飛騰志○不到蓬萊氣不平○齊九利云○海天○  
東去○大星明○水底蛟龍若有情○得意且傾三日酒○誤人○  
虛博半生名○霜高寒入關河暝○日落潮迴天地清○獨向○  
滄江觀象緯○當頭欣見玉衡平○風程水驛間○得此興會○  
或亦五百年香火因緣乎○

瘞文



臘八後五日招感澤同至松江度歲於城南費氏宅中。  
年皆三十九矣。文字無靈。利名有命。愴念身世。百感橫  
生。因盡搜行篋詩文。掘坎庭隅焚而瘞之。而送以詩云。  
廿年心血聚庭隈。拉雜摧燒散作灰。吹入九淵千丈底。  
結成精氣化風雷。